

蒙特內哥羅—與塞爾維亞結盟或走向歐洲？

吳萬寶

歷史背景

蒙特內哥羅位於東南歐，依順時鐘方向，與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塞爾維亞、科索沃和阿爾巴尼亞等國接壤，西南臨亞德里亞海。土地面積 14,026 平方公里，人口約 645,000 人，國土面積與人口數在歐安組織參與國當中排名第 49 位(2021 年)，算是個小國寡民。在前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於 1992 年解體之前，蒙特內哥羅如同巴爾幹半島上的其他國家，也是一個多族群國家。615,000 人口(1991)中，以蒙特內哥羅人最多，有 380,000 人(61.8%)，其次為波士尼亞人(90,000)，其餘有塞爾維亞人(57,000)和阿爾巴尼亞人(41,000)，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克羅埃西亞人、俄羅斯人、吉普賽人等)。¹

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這個名稱，最早出現於 1053 年天主教的書信(papal epistle，或稱使徒書)中，以拉丁文書寫為"Monte negro"，它指稱位在杜克里亞(Duklja)內的一個地區或區域。在西里爾語(Cyrillic，亦即古斯拉夫語)中，首次出現於 1276 年，意味著「黑色的山」或「黑色的山丘」。²因此，蒙特內哥羅亦被稱為黑山共和國。

蒙特內哥羅被定居與開發的歷史，幾乎與斯拉夫人(或塞爾維亞人)陸續進入巴爾幹半島的歷史同步。在中世紀時，塞爾維亞人已經進入今日的蒙特內哥羅地區。蒙特內哥羅人所建立的「國家」杜克里亞，原先為拜占庭帝國的附庸國，於 1042 年擊敗拜占庭後，獲得自由，成為蒙特內哥羅人自我治理的地區³。14 世紀鄂圖曼帝國大舉進軍巴爾幹地區，15 世紀中葉佔領赫塞哥維納後，只剩下在策塔(Zeta)崎嶇山區的塞爾維亞人仍抵抗鄂圖曼的入侵，直到 15 世紀末鄂圖曼帝國才將其征服⁴。最後只剩亞得里亞海沿岸和附近島嶼未落入鄂圖曼帝國的統治領域內，這些地方臣服於威尼斯共和國(Venetian Rule)的治理之下。策塔在 14 世紀時為一個被塞爾維亞王國受封的公國(Zeta Principality)。塞爾維亞王國被鄂圖曼帝國擊敗後，策塔公國即成為一個自治的公國。

在鄂圖曼帝國的統治期間，蒙特內哥羅被分成四個行政單位(Nahiye)，分別由四個塞爾維亞人的部落管理，這四個行政單位所在的區域稱之為蒙特內哥羅的原生區(Old Montenegro)，只占今日蒙特內哥羅的一小部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經常上演四個部落之間

的內閣。最後是在東正教會策堤內(Cetinji)侯爵主教達尼洛一世(Danilo I. Petrovic Njegoš)的治理之下，先是實施統一的律法，後成立初具規模的治理單位，再建立一支蒙特內哥羅常備軍，這一小地區才從部落統治，逐步成為一個由教會治理的蒙特內哥羅公國(Prince-Bishopric of Montenegro)。

蒙特內哥羅公國於達尼洛一世的領導之下，先後在對外戰爭中，擴大統治疆域。在外交方面，獲得個歐美大國的承認。1905年蒙特內哥羅通過憲法，行君主立憲，並於1906年舉行首次的國會大選。國會中，主要有兩個政黨，首先於1907年成立的是「俱樂部黨」(Club Party)，接著成立的為「真正國民黨」(Real National Party)。前者主張與塞爾維亞和生活在其他國家的塞爾維亞人，以及和俄國維持密切關係；後者可稱為忠於王室的「保皇黨」，堅持自有的歷史與民族認同。⁵這兩種不同的主張，亦即統一或獨立，自此影響蒙特內哥羅社會達百年之久。

巴爾幹聯盟

1912年在俄羅斯的主導下，蒙特內哥羅加入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合組的巴爾幹聯盟(Balkan League)，聯盟的主要目標除了互相協防外，目的是要奪回鄂圖曼帝國在歐洲的占領地(科索沃、馬其頓、阿爾巴尼亞等地)。同年10月8日蒙特內哥羅對鄂圖曼帝國宣戰，不久後，巴爾幹聯盟的國家也跟著加入戰爭。

以塞爾維亞為主導的巴爾幹聯盟在戰爭中大有斬獲，由於鄂圖曼帝國國力日衰，交戰各方最後在1913年5月30日於倫敦簽署和平協議，結束第一次巴爾幹戰爭，鄂圖曼帝國失去在歐洲的大片土地。在戰爭中，塞爾維亞除攻城掠地外，並自1913年4月起和蒙特內哥羅協商兩國合併成一個國家的可能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蒙特內哥羅以塞爾維亞盟友的身分，由國王發布動員令，徵召共5萬人的軍隊，於8月6日向奧匈帝國宣戰，正式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蒙特內哥羅的軍隊原本在塞爾維亞，協助抵抗奧匈帝國的進攻。1915年奧匈帝國大反攻，塞爾維亞被打敗後，戰火蔓延到蒙特內哥羅境內。王室與政府遷移到波多戈里查(Podgorica)。1916年1月，在武器老舊、補給困難，以及人員不足之下敗給奧匈帝國，政府發出和談訊息，但奧匈帝國要求無條件投降。1月19日國王尼古拉和政府出走蒙特內哥羅，流亡到法國首都巴黎近郊的納依(Neuilly)，25日蒙特內哥羅簽署投降書，全境被奧匈帝國佔領。

蒙特內哥羅在法國的流亡政府所需的一切支出，由英法兩國政府支應，但在討論蒙特內哥羅的戰後未來時，王室與政府幾乎無置喙的餘地。當尼古拉提出返回蒙特內哥羅的要求時，在塞爾維亞的堅持下，協約國拒絕國王的提議，所持的理由是此舉會影響協約國在巴爾幹的作戰計畫。另一方面，俄國贊成蒙

特內哥羅和塞爾維亞合併成一個由塞爾維亞卡拉喬傑維奇王朝(Karadjordjevic dynasty)統治的國家。大戰末期，協約國規劃由英法美義和塞爾維亞共同佔領蒙特內哥羅，法國對塞爾維亞合併蒙特內哥羅一事，並無反對意見，而義大利則支持尼古拉國王和反合併派。大戰結束時，如協約國所計畫，英法美義塞等部隊共同佔領蒙特內哥羅，不同的是英法美義只佔領沿海地區，而塞爾維亞卻佔領蒙特內哥羅的內陸部分。1919年4月起，英法美義相繼宣布放棄佔領，最後只剩塞爾維亞的部隊留在蒙特內哥羅。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四大帝國走入歷史，奧匈帝國解體後，遺留下的廣大土地上，出現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王國等國家。南斯拉夫王國是一個戰後的新興國家，它包含原先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這樣一個三族成國的想法，在大戰期間甚為流行。不論是在倫敦成立的南斯拉夫委員會，或是奧匈帝國國會中來自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的議員組成的南斯拉夫俱樂部，皆主張應該成立一個南斯拉夫的國家，只是這個南斯拉夫國家該呈現出甚麼樣的政治秩序，各方的意見不一。⁶ 1917年7月20日逃到柯孚(Korfu)的塞爾維亞政府簽署著名的柯孚宣言(Declaration of Korfu)，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成立一個由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共同組成的君主憲政王國。⁷ 1918年10月和11

月，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的議會分別宣布與塞爾維亞合組成一個國家。

面對建立南斯拉夫國家的潮流，流亡在法國的蒙特內哥羅國王尼古拉一世，贊成與塞爾維亞建立一種聯邦制國家的關係。然而，塞爾維亞部隊進入蒙特內哥羅後，很快地成立一個「中央行政委員會」(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辦理兩國合併事宜。行政委員會隨即發出舉行國民大會(Grand National Assembly)的選舉公告，共將選出165位代表，決議合併事宜。1918年11月24日，國民大會代表齊聚波多戈里查，而非王國的首都策提內(Cetinje)，先是決議罷黜國王尼古拉一世，後於11月26日決議與塞爾維亞統一成一個國家。⁸ 12月1日塞爾維亞攝政王亞歷山大一世(Aleksandar Karadjordjevic)在貝爾格勒，宣布成立「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王國」。1919年1月王國派出代表團到巴黎，參加巴黎和會，另一方面希望取得各國對它的國家承認。美國於2月首先承認王國，5月王國代表簽署巴黎和約，6月英國和法國相繼承認這個新的王國。隨著新王國的建立，蒙特內哥羅王國走入歷史，蒙特內哥羅人成為塞爾維亞人的一個分支。

獨立或結盟

在兩次大戰之間，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一世卡拉喬爾傑維奇，儘管身為蒙特內哥羅尼古拉國王的曾孫，卻完全反對蒙特內哥羅

為一個獨立國家的主張，視其為王國內一處落後的地區⁹；但南斯拉夫共產黨卻支持蒙特內哥羅人，認為他們和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一樣，具有平等的權利地位。由於在狄托領導之南斯拉夫游擊隊對抗德軍的戰爭中，蒙特內哥羅人大有貢獻，以及也了解到蒙特內哥羅人對新地位的渴望，遂在成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時，給予蒙特內哥羅和其他族群一樣的平等地位，將其建立為第六個共和國。¹⁰這一項決定雖帶有平息蒙特內哥羅內部對「獨立或統一」的爭議，這一項決定也只是讓蒙特內哥羅成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¹¹在狄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國度內，蒙特內哥羅於政治、經濟和軍事占有不少的高階位子，由於之前為一處低度開發的地區，也定期獲得中央大量的補助，開啟首次的工業化。¹²

當上一世紀 1990 年代初，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和馬其頓等共和國陸續脫離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並獲得國際承認後，蒙特內哥羅選擇與塞爾維亞站在一起，並於 1992 年 2 月將國名更改為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以繼承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國際地位。為此，蒙特內哥羅於 3 月 1 日舉行國家地位的公投，結果是 95.96%的公民贊成與塞爾維亞組成聯邦。此次的國家地位公投，相當於蒙特內哥羅公民在與塞爾維亞結盟或獨立之

間，做出的首次民主選擇。儘管投票公民以壓倒性的多數，同意與塞爾維亞結盟，但投票率卻只有 66%。原因在於贊成獨立的一方連同穆斯林和克裔等少數族群在內，同時杯葛公投。¹³依據蒙特內哥羅 1991 年的人口調查，自認為蒙特內哥羅人的有 61.8%。其次是穆斯林人有 14.6%，第三為塞爾維亞人 9.3%，其後為阿爾巴尼亞人 6.7%，南斯拉夫人 4.2%，以及其他少數族群。¹⁴以人口調查的族群比例分布和公民投票的結果來看，蒙特內哥羅對族群與國家的認同，存在著雙元性(national homo duplex)，亦即蒙特內哥羅人與塞爾維亞人無異，且認同與塞爾維亞人共同組成的國家。¹⁵

不過，與塞爾維亞結盟的政策，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產生變化。它的導火線是波士尼亞戰爭期間，聯合國對南斯拉夫聯邦的全面性禁運措施，直接使蒙特內哥羅受害。¹⁶1996 年由蒙國總統布拉托維奇(Momir Bulatović，塞裔)領導的社會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Socialists)，贏得蒙國國會大選後，宣布繼續與塞爾維亞組成國家。1997 年蒙國舉行第五次總統大選前夕，執政黨卻發生分裂。布拉托維奇被撤除黨主席一職，但仍繼續參選，其競爭對手為擔任總理，立場親西方的同黨同志久卡諾維奇(Milo Djukanović)。這一次總統大選被歐安組織選舉察團評價為過程平順，且選舉結果可反映出選民的意志。¹⁷由於 10 月 5 日的第一次投票結果(投票率為 68%)，

候選人的得票率皆未達 50%以上，10 月 19 日進入第二回投票。在投票率高達 73%之下，挑戰者久卡諾維奇贏得總統大選。贏得大選的久卡諾維奇要求調整蒙特內哥羅與塞爾維亞之間的關係，兩者必須處於權利平等的地位。再者，以久卡諾維奇為首的部分黨內人士，逐漸思考蒙特內哥羅獨立於塞爾維亞之外的可能性。另一些仍保持與塞爾維亞站在一起，並支持米洛塞維奇的部分人士(如布拉托維奇)，最後脫黨自行成立社會人民黨(Socialist People's Party)。¹⁸ 1997 年可以視為是蒙特內哥羅與塞爾維亞分離，走向獨立的起點。

與塞爾維亞分道揚鑣

1998 年科索沃戰爭爆發後，蒙特內哥羅不似 1990 年代初期，積極參與塞爾維亞對抗分離主義的戰爭，而是改採中立政策。即便如此，蒙特內哥羅境內離首都不遠處的機場和其他軍事設施卻成為北約空襲的主要目標。¹⁹ 蒙特內哥羅政府並不承認這一場戰爭，但北約的空襲卻使親西方的久卡諾維奇陷入窘迫的狀態。久卡諾維奇呼籲北約停止空襲蒙特內哥羅，因為空襲「會使支持米洛塞維奇的政黨獲得更多的民意。」²⁰ 另一方面，空襲和民眾傷亡卻讓蒙特內哥羅和塞爾維亞的關係逐漸惡化，久卡諾維奇除了批評米洛塞維奇對科索沃的阿裔民眾施加暴行，並指出駐紮在蒙特內哥羅的前南斯拉夫軍隊企圖奪取政府

的權力外，其支持者要求，必須與塞爾維亞重新協議共組聯盟一事。當然蒙特內哥羅境內也不乏支持塞爾維亞的聲音，如前總統布拉托維奇的陣營就要求，應該展現出支持塞爾維亞的愛國主義。²¹ 蒙特內哥羅與塞爾維亞開始分道揚鑣，走向獨立的傾向越來越明顯。為了嚇阻蒙特內哥羅的分離潮流，塞爾維亞以經濟封鎖和武力雙管齊下的方式對蒙特內哥羅施加壓力。²² 主掌塞爾維亞的米洛塞維奇意欲在處理完科索沃問題後，再來解決蒙特內哥羅的分離問題。不過，蒙特內哥羅總統久卡諾維奇在公私場合中多次表示，「蒙特內哥羅留在南斯拉夫裡的先決條件是米洛塞維奇下台」、「只有當貝爾格勒出現一個民主的親西方政府時，蒙特內哥羅未來才有可能留在南斯拉夫」，以及「應該以邦聯來取代聯邦體制」。²³

1999 年北約對塞爾維亞的大舉轟炸，不僅重創塞爾維亞，總統久卡諾維奇更引進德國馬克(Deutsche Mark)作為官方貨幣、實施自主的關稅、匯率和外貿政策，以及開放西方人士免簽進入蒙特內哥羅等，以實質的獨立狀態，來對抗塞爾維亞的經濟封鎖。總統久卡諾維奇的執政黨甚且杯葛參加 2000 年舉行的前南斯拉夫國會大選，另一方面，親塞爾維亞的反對黨大眾黨(Popular Party)和社會主義大眾黨(Popular Socialist Party)卻執意參加 2000 年的國會大選。選後，社會主義大眾黨進入南斯拉夫聯邦的政府內閣，且得到總理與國防部

長的職位，此舉讓執政的社會民主黨更堅定走上獨立的道路。²⁴

科索沃戰爭結束後，米洛塞維奇下台且被捕，並送上海牙的國際法庭之後，蒙特內哥羅的分離(或者獨立)主張正式浮上檯面。2001年秋天，蒙特內哥羅有意在隔年春天舉行獨立公投，以民意表決方式正式宣告脫離塞爾維亞。然而，蒙特內哥羅的計畫卻引起歐盟的憂慮，擔心此舉將引發波士尼亞或科索沃等地區的仿效，以致巴爾幹地區又陷入前南斯拉夫式的「分裂大戲」。²⁵

為阻止公投成真，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High Representative)索拉納(Javier Solana)前往貝爾格勒，以提供補助和可能的人會(加入歐盟)，來和蒙特內哥羅協商。2002年2月，索拉納提出一份以奧匈帝國(1867-1918)為模式的新憲法草案。在此基礎上，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南斯拉夫等三方，在歐盟代表的見證下，於3月14日在貝爾格勒簽訂《貝爾格勒協議》(Belgrader Agreement)。²⁶三方在協議中同意各派9名代表組成憲法委員會，並於年底提出新憲法草案。²⁷新憲法草案如期於2002年年底提出，塞爾維亞和蒙特內哥羅的議會分別於2003年1月27日和29日，通過該憲法草案。南斯拉夫聯邦議院於2月4日通過新憲法草案後，立即生效實施。

新憲法(Constitutional Charter of Serbia and Montenegro)將國家體制定位為具有邦聯性質

的聯邦國家，國名直接冠上「國家聯盟」(State Union)字樣，亦即由兩個分子國所組成的國家聯盟。在聯邦層面設有四個聯邦機關：總統(一任四年)、部長委員會(五個部)、聯邦議會(一任四年)，以及聯邦(憲法)法院。這四個機構的設置充分顯露出兩個分子國之間的平衡式對抗，主要乃是蒙特內哥羅想方設法避免受到塞爾維亞的多數宰制；如總統只能輪流擔任，不可連兩次由同一分子國人士出任；五個部長中，分子國的擔任比例為3:2，且總統只能和2位部長同一國籍；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不得為同一國籍人士；部長和副部長也不可為同一國籍，在任兩年後，正副部長的位子交換。法院法官的人數，兩國相等。國會共126席，塞爾維亞91席，蒙特內哥羅35席。國會議長不得和總統同一國籍，議長和副議長也不得同一國籍。議案表決為簡單多數決，但須同時滿足兩個分子國代表也各自超過多數。換言之，91票比35票，該議案是不通過的。此一規定自然對蒙特內哥羅有利，同時也彰顯兩個分子國平等且獨立的特性。²⁸

新憲法所呈現的國家體制是一個被揶揄為「沒有總理的聯邦國家」，而且是一個由索拉納所催生出來的國家(Solanija)。這個新國家的未來並不被看好，更有甚者憲法第60條即已埋下分離的可能性：兩個分子國留在這個新國家最少三年(至2005年3月)，三年後有權決定脫離此一國家聯盟，而且只能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去留。

儘管蒙特內哥羅和塞爾維亞使用相同的語言，有著幾乎無法分割的歷史、文化和宗教的鏈結，新憲法實施後，蒙特內哥羅幾乎走上和塞爾維亞相反的道路。兩個共和國雖在國家名稱上顯示出結合在一起的狀態(Serbia and Montenegro)，但卻各行其是。如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兩個共和國以經濟區的方式，各自參加；又如蒙國先前引進德國馬克為官方貨幣，後又引進歐元，而塞爾維亞仍以迪納爾(Dinar)為官方貨幣；又如在與海牙戰爭法庭的合作態度上，蒙國採合作，而塞爾維亞多數民眾則反對合作。²⁹ 2004年蒙特內哥羅通過國家象徵法(Law on the State Symbols)，在國歌、國旗，乃至紋章(coat of arms)方面，採取連結1918年以前的歷史，而去塞爾維亞化的規定。³⁰ 此種表面在一起，實際上兩方分道揚鑣的狀態，讓兩個共和國合組成的國家聯盟無異於一具行屍走肉的「屍體」(corpse)。³¹

蒙國內部對究竟是走上自己的道路，抑或與塞爾維亞「團結」在一起的問題，呈現出分歧的看法：部分塞裔人士主張維持新國家體制(亦即與塞爾維亞結合的國家聯盟)為處理兩國未來關係的最佳方案，而執政黨社會民主黨則鼓吹兩個獨立國家的鬆散結合乃是蒙特內哥羅的未來。³² 尤其是總統久卡諾維奇堅決主張，假若找不到可以和平分手的方案，蒙特內哥羅將於三年到期後，舉行公民投票。蒙國為舉行公投一事，除了內部的討論之外，久卡

諾維奇尚且走訪歐洲主要國家(如奧地利、德國、俄羅斯等)，希冀得到這些國家的支持。不過，這些國家對舉行公投一事，表現出模稜兩可的態度。

依照蒙國方面設定的公投行程，國會將於2006年2月舉行會議討論公投事宜，4月底舉行公民投票。為化解公投所可能帶來的區域衝擊，尤其是公投決定獨立一事，可能為科索沃內部的塞族共和國，或是北馬其頓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帶來具示範性的效果，歐盟於2006年1月派遣特使斯洛伐克籍外交官Miroslav Lajčák前往波多戈里查，分別會晤政府官員與反對黨，了解雙方的歧異，並商討舉辦公投的必要先決條件。³³

在歐盟特使的協調下，蒙國各黨派得出的妥協方案是，由國會通過公投特別法來規範與執行公投事宜。而公民投票的門檻則以歐盟特使提出的建議為主。³⁴ 歐盟的建議是公民投票有50%以上的投票率，且同意票在55%以上，如此公民投票過程才具有正當性，歐盟才會認可投票的結果。對這一個門檻，塞爾維亞的公共行政暨地方自治部(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ocal Self-Government)部長龍夏爾(Zoran Lončar)表示，必須有登記在冊的半數選民以上，而非僅參與的選民投票，決定脫離塞爾維亞，塞爾維亞才會承認蒙特內哥羅的獨立。³⁵ 塞爾維亞提出的條件雖等同於拒絕歐盟特使的提議，但此條件對蒙特內哥羅的公投卻無拘束力。

就一般所理解的民主多數決原則來說，多數的定義為 50%以上，而歐盟指定的 55%，顯然與一般理解的不同，55%應該是歐盟有意對蒙特內哥羅公投所施加的難題。在特定的情況下(如 54.3%)，55%門檻可能會產生少數勝過多數的結果，違背眾所週知的民主多數決原則。然而，總統武亞諾維奇(Filip Vujanovic)³⁶ 卻表示：「無論如何，事情必須依照布魯塞爾所要的來做，因為歐盟是蒙特內哥羅的未來。」³⁷

外界的疑慮並沒有動搖蒙特內哥羅舉行公投的決定，蒙特內哥羅國會於 3 月 1 日在 60 位議員同意，10 位反對的投票結果下(另有 5 位議員缺席)，通過舉行公投的公投特別法。總統武亞諾維奇宣布將於 5 月 21 日舉行獨立公投。這次公投題目只有一題：「你贊成蒙特內哥羅共和國成為一個擁有完整之國際與法人人格的獨立國家」。為籌備與執行公投事宜，特別成立三個層級的公投委員會：中央、區與地方。中央公投委員會(Republican Referendum Commission)設主席一人和委員 16 人。在蒙國執政黨與反對黨的妥協之下，主席由歐盟特使推薦知名之國際公正人士，由國會任命；³⁸ 而 16 個委員則平均分配給贊成或反對獨立的政黨提名任命。區公投委員會(Municipal Referendum Commission)共有 21 個，每個委員會設 10 名委員，地方投票所(polling boards)共 1,118 處，每處設 6 名委員。這兩個委員會的委員亦由政黨提名任命。³⁹

蒙特內哥羅的社會在獨立與否的議題上，明顯呈現出兩個互相對立的陣營：贊成獨立與贊成國家聯盟。前者是由執政黨社會民主黨主導的陣營，其中包括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自由黨(Liberal Party)，以及少數族群組成的政黨，如阿裔的民主聯盟(Democratic Union Albanians)和波士尼亞裔的波士尼亞黨(Bosniak Party)。另一方為支持與塞爾維亞合組成國家聯盟的陣營，亦即反對蒙國的獨立，這一陣營多由塞裔政黨組成，包括人民黨(People's Party)、塞爾維亞人民黨(Serbian People's Party)、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以及一個由波士尼亞裔非官方組織所組成的聯盟。⁴⁰ 這兩個陣營不僅對公投議題，採取互相對立的立場，彼此之間也缺乏互信，這從中央公投委員會主席的提名任命方式與各級委員會委員的平均分配原則即可看出。

依據 2003 年的人口調查顯示，67 萬人口中，約有 43%認為自己是蒙特內哥羅人，32%自認為是塞爾維亞人，波士尼亞穆斯林有 14%、阿爾巴尼亞人 7%、克羅埃西亞人和吉普賽人皆為 1%。少數族群似乎成為蒙國獨立與否的關鍵所在。這一情形讓支持國家聯盟，亦即支持與塞爾維亞合組國家的政黨，曾經提議禁止少數族群在公投中擁有投票權。⁴¹ 此一提議最後並未成真，在少數族群中，以贊成獨立的居多。⁴²

蒙國內部對獨立與否的理由，皆從過往歷史去找獨立與否的正當性，如一向贊成獨立

的久卡諾維奇認為，獨立是要直接鏈結 1918 年被併入塞爾維亞之前的蒙特內哥羅王國，「享受」那時的國家(獨立)主權；反對黨社會人民黨則從現實社會的角度出發，宣稱贊成獨立的一小群人，只是為了個人利益而已，卻以傷害蒙特內哥羅和塞爾維亞之間傳統的兄弟情誼為代價；如果和塞爾維亞在一起，加入歐盟的腳步會更快。⁴³

由於歐安組織自 1997 年起即派遣選舉觀察團，進入蒙特內哥羅觀察歷屆的選舉，此次的公投自也不例外。在蒙國國會的邀請下，歐安組織於 2006 年 3 月初派遣一個評估任務團 (Needs Assessment Mission)，到蒙國進行公投前的環境評估，以便對後續籌組選舉觀察團一事，提出建議案。⁴⁴ 3 月底，歐安組織即派出一個 29 位專家組成的長期選舉觀察團，到首都波多戈里查和 6 個地區辦公室，就公投法規、政治與社會環境、媒體、選戰宣傳等，進行全面性的選前觀察。5 月 21 日在歐安組織民主制度與人權辦公室部署的公投觀察任務團 (Referendum Observation Mission)，總共約 500 位國際選舉觀察員的注視下，蒙特內哥羅如期舉行並順利、和平地完成獨立公投。⁴⁵ 這次的公投過程被稱為符合歐安組織與國際規範。公投結果，投票率為 86.5%，贊成票 55.49%，低空飛過歐盟設定之贊成票 55% 的門檻。針對公投結果，俄羅斯外長和塞爾維亞總統塔迪奇 (Boris Tadic) 皆表示接受公投結果，認為是選民自由意志的表現。⁴⁶ 不過，美

國駐歐安組織代表團表示，蒙特內哥羅和塞爾維亞必須合力處理公投所帶來的社會和諧 (social harmony) 問題。⁴⁷

6 月 3 日蒙特內哥羅宣布獨立，正式脫離與塞爾維亞共同組成的國家聯盟。6 月 12 日歐盟正式承認蒙特內哥羅的獨立地位。塞爾維亞經過數日的遲疑後，最終於 15 日承認蒙特內哥羅獨立的事實。歐安組織在經過一週的「沉默程序」(silence procedure)，無參與國提出異議後，於 6 月 21 日一致同意蒙特內哥羅加入歐安組織，成為第 56 個參與國。翌日，加爾塞維奇 (Vesko Garčević) 以蒙特內哥羅駐歐安組織代表團大使的身分，參加常設委員會會議。⁴⁸ 而原本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組成的國家聯盟在常設理事會中的席位，由塞爾維亞繼承，國名直接更改為塞爾維亞。28 日蒙特內哥羅加入聯合國，成為聯合國第 192 個會員國。

走上自己的道路

2007 年 10 月在歐安組織人權辦公室、歐洲理事會，以及聯合國相關組織的協助下，蒙特內哥羅國會通過獨立後的新憲法。新憲法將蒙特內哥羅定位為一個以法治為基礎之文明 (civil) 的、民主的、生態的和社會正義的國家；且其領土是統一和不可分割的。蒙特內哥羅的國體採共和，政府體制為接近半總統制。總統經普選產生，一任五年，得連任一次。國會採一院制，共 81 席，經普選產生。⁴⁹

脫離塞爾維亞，走上自己道路的蒙特內哥羅，在社會民主黨帶領下，採親西方的政策，於 2007 年 5 月加入歐洲理事會，成為第 47 個會員國；也申請加入歐盟與北約。蒙特內哥羅的優先政策乃是加入歐洲聯盟，目前和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等國，同為歐盟的候選國 (candidate country)。在北約方面，2006 年獲准加入「和平伴計畫」(Partnership for peace)，經過 10 年的磨合後，最終在 2017 年加入北約。

不過，蒙特內哥羅內部對加入北約一事，民意調查的結果卻與政府的積極路線不同。蒙特內哥羅非政府組織「民主與人權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的年度意見調查顯示出，歐盟比北約更受到受訪者的青睞。對北約之所以持拒絕態度居多，與受訪者對科索沃戰爭期間，北約轟炸前南斯拉夫(包括蒙特內哥羅在內)，所留下的負面印象有關；再者，親俄羅斯和塞爾維亞也容易形

成對北約的印象不佳。2020 年國會大選時，主要反對黨聯盟「為蒙特內哥羅的未來」(For the Future of Montenegro)聯盟中的民主陣線 (Democratic Front)，即在選戰中主張親俄與退出北約的政策。⁵⁰

蒙特內哥羅獨立迄今，執政達 30 年之久的社會民主黨堅持自有的認同與親西方的路線，加入歐洲與國際各大組織成為該黨的優先政策。不過由於在 2020 年國會大選中失利，社會民主黨不得不將執政權讓給親塞爾維亞與俄羅斯的反對聯盟。反對聯盟雖在勝選後，宣布遵守前政府所簽訂的國際條約，但其主張的親塞爾維亞政策，卻又在蒙國內部引發陣陣漣漪。

(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德國語文學系教授)

註釋：

1. Martina Boden, *Nationalitäten, Minderheiten und ethnische Konflikte in Europa*, (München: Olzog Verlag, 1993), p.154.
2. Šerbo Rastoder, "A short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Montenegro", Florian Bieber (ed.), *Montenegro in Transition : Problem of Identity and Statehood*, (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2003), p.107.
3. Mladen Dragasevic , *The Newest Old State in Europe – Montenegro Regain Independence*, (Bonn: Center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2007), p.4.
4. Stevan K. Pavlowitch, *Serbia – The History behind the Name*,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Publishers) Ltd., 2002), p.12.
5. Šerbo Rastoder, op.cit., p.125.
6. Marie-Janine Calic, op.cit., pp.75-77.
7. Ibid., p.77；洪茂雄著《南斯拉夫史－巴爾幹國家的合與分》，(台北:三民書局，2019)，頁 122。
8. Šerbo Rastoder, op.cit., pp.128-130.

9. 南斯拉夫王國的統治者向來否認存在不同民族，在王國內，只有一個國家、一個王國和一個民族，而蒙特內哥羅人為塞爾維亞人的一支。見：孔寒冰著《東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201。
10. Mladen Dragasevic, op.cit.
11. Jelena Dzankic, “Cutting the mists of the Black Mountain: Cleavages in Montenegro’s divide over statehood and identity”, Soeren Keil (ed.), *State-building in the Western Balkans – European Approaches to Democrat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73.
12. 南斯拉夫曾從1964年到1990年之間，設立發展基金(Fu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developed Republics)，補助發展落後的共和國。
13. Mladen Dragasevic, op.cit. p.7.
14. Martina Boden, op.cit., p.154.
15. Jelena Dzankic, op.cit., p.74.
16. 聯合國對其南斯拉夫的禁運(懲罰)措施，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波士尼亞戰爭期間，安理會通過上百個決議案，針對前南斯拉夫(包括塞族共和國)採取各項禁運、禁航措施；第二階段為科索沃戰爭期間，聯合國和歐盟亦對前南斯拉夫採取各項禁運措施。
17. 見：ODIHR, Republic of Montenegro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Presidential Election 5th and 19th October 1997, in: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6/6/15065.pdf> (2021/06/23)
18. 見：BalkanInsight “Key Political Parties in Montenegro”, September 27, 2010, in: <https://balkaninsight.com/2010/09/27/who-is-who-political-parties-in-montenegro/> (2021/06/23)
19. 見：William Booth, “NATO Bombs Hit Montenegro Homes”, i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inatl/longterm/balkans/stories/montenegro050399.htm> (2021/06/23)
20. Ibid.
21. Stevan K. Pavlowitch, *Serbia – The History behind the Name*,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2002), p.220.
22. Boris Kalnoky, „Montenegro sucht die Entscheidung“, *Die Welt*, 03. July 1999, in: <https://www.welt.de/print-welt/article575964/Montenegro-sucht-die-Entscheidung.html> (2021/06/24)
23. Ibid.
24. Pascale Joannin, “Referendum on independence in Montenegro, 21st May 2006”, in: <https://www.robert-schuman.eu/en/eem/0520-referendum-on-independence-in-montenegro-21st-may-2006> (2021/06/23)
25. Mihailo Crnobrnja, 許綬難譯《南斯拉夫分裂大戲》，(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
26. 該協議的正式名稱為“Proceeding Points for the Restructuring Relations Between Serbia and Montenegro”。
27. Andreás Jakab, „Die Verfassungscharta von Serbien und Montenegro“, in: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63(2003), pp.802-803, in: https://www.zaoerv.de/63_2003/63_2003_3_b_801_816.pdf (2021/06/26)
28. Andreás Jakab, *ibid.*
29. Bahri Cani, „Unabhängigkeit oder Konföderation?, in: <https://www.dw.com/de/unabh%C3%A4ngigkeit-oder-konf%C3%B6deration/a-1361495> (2021/06/23)
30. Jelena Dzankic, op.cit., pp.80-82.
31. 屍體(corpse)一詞出自蒙特內哥羅前外長 Miodrag Vlahovic，見：Pascale Joannin, “Referendum on independence in Montenegro, 21st May 2006”，in:

- <https://www.robert-schuman.eu/en/eem/0520-referendum-on-independence-in-montenegro-21st-may-2006> (2021/06/23)
32. Patrick Moore, “Former Yugoslavia: The Uncertain Journey Ahead”, in: <https://www.rferl.org/a/1063429.html> (2021/06/23)
 33. RadioFreeEurope, EU Envoy In Montenegro To Discuss Referendum Plans, in: <https://www.rferl.org/a/1064634.html> (2021.09.05)
 34. 執政黨認為應該採行簡單多數決，而反對黨則認為同意票必須要超過選民名單一半以上，才能算成案。由於雙方僵持不下，歐盟特使才提出變形多數決的建議。
 35. 見：RadioFreeEurope, “Serbia Rejects EU Advice On Montenegro’s Independence Vote, February 16, 2006, in: <https://www.rferl.org/a/1065861.html> (2021.09.06)
 36. 武亞諾維奇於 2003 年至 2018 年之間擔任蒙特內哥羅的總統；而之前擔任總統的久卡諾維奇於 2003 年到 2006 年之間擔任總理。
 37. Pascale Joannin, op.cit.
 38. 歐盟特使最後推薦斯洛伐克籍外交官 František Lipka 出任中央公投委員會主席。主席的任務除主持會議外，在議案因票數相同而無法決議時，擁有最終的決定權。
 39. 見：OSCE/ODIHR, Republic of Montenegro Referendum on State-Status 21 May 2006, in: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f/0/20098.pdf> (2021/09/08)
 40. Ibid.
 41. Pascale Joannin, op.cit.
 42. Ibid.
 43. 見：RadioFreeEurope, “Montenegro: Voters To Decide On Independence” , in: <https://www.rferl.org/a/1068484.html> (2021.09.06)
 44. 見：OSCE/ODIHR, Needs Assessment Mission Report, 7-6 March 2006, in: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9/c/18431.pdf> (2021.09.06)
 45. 見：OSCE, International Referendum Observation Mission – Referendum on State-Status, Republic of Montenegro (Serbia and Montenegro) 21 May 2006, in: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0/2/19199.pdf> (2021.09.06)
 46. 見：RadioFreeEurope, “Complete Vote Count Confirms Montenegro Independence” , in: <https://www.rferl.org/a/1068577.html> (2021.09.08)
 47. 見：United States Mission to the OSCE, „Statement on the Conduct of May 21st Montenegro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 , in: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9/c/19377.pdf> (2021.09.08)
 48. 在此新職之前，加爾塞維奇擔任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國家聯盟駐歐安組織代表團的大使。此次履新，事實上並非新職，而是以新的身分與會。
 49. 見：Montenegro’s Constitution of 2007, in: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Montenegro_2007.pdf (2021.09.08)
 50. 見：Balkaninsight, „Montenegro Holds Elections in Shadow of National Identity Crisis, August 28 2020, in: <https://balkaninsight.com/2020/08/28/montenegro-holds-elections-in-shadow-of-national-identity-crisis/> (2021.09.08)